

刚刚上班那时，我才是个二十出头的清瘦小子。整个机关，百十号人，除我外，没有四十岁以下的了。我所能的，只有开口前辈、闭口老师，虚心求教、努力办事。我的诚恳和勤勉很快获得回报，他们纷纷为我指点迷津，使我获益颇丰。其中最受用和最难忘的，是两位前辈的忠告。

一位说，小胡啊，这里的事务不多，所以是个修身养性的地方；不过也正因为事务不多，所以是个培植慵懒的地方。若是肯做多和做事情，持之以恒，就容易成器；反之，则很容易成为一个庸人。几十年一滑就会过去，时光永不再来。你总要试着多做事情，做好事情，不枉此生，至少不枉来这里工作一回。

我问，这里的事务不多，从哪里开始好呢？

他说，不要紧的，可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别看小事不起眼，要坚持几十年却不容易。比如每天上午泡茶、扫地、抹桌子，坚持良好的习惯就是一种修行。何况一屋不扫，无以扫天下，小事做好则大事不难。喏，就像我这样——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扫帚，低头俯身，仔仔细细地扫地。

另一位说，小胡啊，这里的门类太多，所以是个极讲学问的地方；不过也正因为门类太多，所以是个极不讲学问的地方。若是努力学习专业，持之以恒，就成了专家；反之，则很容易荒废青春年华。几十年一滑就会过去，时间永不回头。你总要试着接触学问，精通学问，不枉此生，至少不枉来这里工作一回。

我问，这里的会议太多，没时间怎么办呢？

他说，不要紧的，这就要看具体开什么会了。碰到非要参加却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会，你身在会场，坐在位子上，但脑子完全可以想些问题，或者打个文章的腹稿。实在没啥可想，就闭目

养神，为晚上的写作培蓄精力。喏，就像我这样——他一边说，一边略仰起头，眯起眼睛，嘴角微微露出笑容。几十年一滑就过去了。

我从小胡成了老胡，成了前辈，成了老师。尽管事务很忙，要写公文、要编稿件、要派工作，但无论如何，我每天上班第一件必做的事，仍是泡水、扫地、抹桌子。尽管会议很多，要开行政会，要跑调研会，要陪研讨会，但无论如何，我都尽量前往、全程参加。遇到空泛的谈论，我或是考虑文章的选题，或是推敲诗词的字句，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并不用仰头闭眼。灵感不来，就默诵唐诗宋词，吟味其中佳句；灵感来时，即提笔记下，仿佛拾获珍宝，欣悦之情溢于容颜。因职务、业务、工作的原因，我也不得不主持、不能不发言的会也有不少。将心比心，为不空耗别人的时间，我每次都认真思考、精心准备，发言力求简明扼要，说真道实。否则，宁肯一语不发。

几十年一滑就过去了。两位在这里任职多年的前辈，同时在这里的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的老师，前一位是诗人王宁宇先生，后一位是学者吴宗锡先生。我尊敬他们，仿效他们，感谢他们。

现在，我已是年近五旬的虚胖中年。整个机关，百十号人，除我外，鲜有四十岁以下的了。我所能的，只有开口姑娘、闭口小伙，耐心施教、尽力扶持。我更将这两位前辈老师的话，重复说给这些年轻人听。至于他们认为是否有理、是否去做、是否会在几十年以后忆起，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最有把握的是，千真万确，几十年是一滑就会过去的。正是——

往事悠悠不似烟，轻风吹我忆从前。清晨洒扫书窗下，暗夜思量灯枕边。

如执桨，若行船，一程已近水连天。当时只认韶光贱，今悔负他几十年。（调寄《鹧鸪天》）

酒井甫教授二三事

叶荣鼎

因为，我儿时捡烟蒂卷烟跟香烟摊主换零花钱（摊主廉价售给低收入烟客）。那天下午回到酒店，酒井甫教授喊我去他客房，给我一箱有鼓鼓囊囊烟蒂的大纸包要我放入酒店里垃圾最多的垃圾箱。我这才明白他捡烟蒂的真正目的，不禁肃然起敬。

那天晚上酒井甫教授做东请客要我点菜，说点得精一点，还说点到够吃即可，以免剩菜剩饭。我心想，算了吧，还是我来请吧！反正酒井甫导师来中国的次数屈指可数。那天我点了一桌菜，可他不

但兴奋不起来，还批评说点这么多菜是给环境增加负担，要我退掉一半菜，可我说中式餐厅是先收费，估计服务员这时已经通知厨房了，退是不可能了。凑巧同桌还有两位当地朋友，他让大家尽可能吃，餐后如有剩余要我打包让他们带回家。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抠门，不是故作，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保护环境、善待环境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骨髓里，就像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那样。

我想起他每逢月末便在家里戴上老花镜的情

高氏贞节牌坊，位于崇明堡镇正大街148号，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有近300年历史，为临街坐西朝东，四柱三间三层格局，楼阁式，花岗石料。它是一座完全被嵌到房子里面的牌坊，成为房

访高氏贞节牌坊

郭树清

子墙面的一部分。它的主柱也成了房子的支架，具有一种巧妙的建筑风格和独特的稀有装饰。据《崇明县志》卷十七《人物志·三·贞节·历代旌表贞节》：“高氏·陈平策妻……乾隆三年题旌。”另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太仓直隶州》“黄天一妻沈氏”条目：“陈平策妻高氏……俱乾隆年间旌。”崇明《陈氏宗谱》记载：“四世·舜道分”，迁崇第14世“平策，谏章，高氏守节，入志建坊”。陈平策系明代崇明籍书画家陈嘉言（可彰）玄孙。如今的古牌坊，坚硬的花岗岩表面已有些风化，因此更显历史沧桑，并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寻幽怀古。2017年3月，此牌坊被上海市崇明区列为不可移动的文物。

初夏的一天，沿着堡镇老街来到这里，一眼望去，高氏贞节牌坊高高耸立，坚实挺拔，质朴恢宏，古意沧桑。由于饱经风雨，年久失修，这里除了原先镶在最高处的旌表匾还保留着，坊额刻有

景，将一堆电费水费等收费信封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拆下信封上的塑料窗口，将其与信封分别叠成摺，再用纸带子扎好，于指定日亲自送到底层收发室窗前的旧纸类容器里。记得他还常跟我说，洗涤碗筷尽可能不用洗涤剂，尽管下水道里是用过的水，也要极力减轻脏的程度以降低下水管道的净化成本，将节约下来的税金用于国民的福利。再度留日是在酒井甫教授家居住，一边体验相当于居委会的日本自治会主导与政府协导的垃圾分类行动，一边在青森大学环境研究生院研究环境，切实感受到了日本天蓝水清地绿巨变背后的自治文化魅力。

“皇庆旌表”和“陈平策之妻高氏之坊”二匾，能隐约可见，下面两块石坊上的文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是花纹却十分完整，看得出有双龙抢球，还有狮子玩绣球之类，造型凝练，刀法流畅，线条

明快，精巧雅致，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充分显示了古代石匠精湛的技艺。牌坊布局严谨，清幽雅静，然而，在底层的墙面上开了一扇窗，木头的窗框和牌坊组合在一起，有种后现代的效果。如把古牌坊和牌坊里发生的故事串联起来，自然有了历史时空的沧桑感，让人品味无穷。

牌坊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精神文化最高名誉的象征，当朝政府批准在功臣或道德模范故里村头，修建“功德牌坊”，树立“忠孝节义”榜样，是一件极其隆重而荣耀的事。

某日，天气晴朗，心情明朗，和老友相约去上海市区内的一个大型市场随意走走。远离几米以外车水马龙的新高架路，拐进小街旧楼，仿佛又回到旧时老城，那些被遗忘的时光，那些市井的烟火气又弥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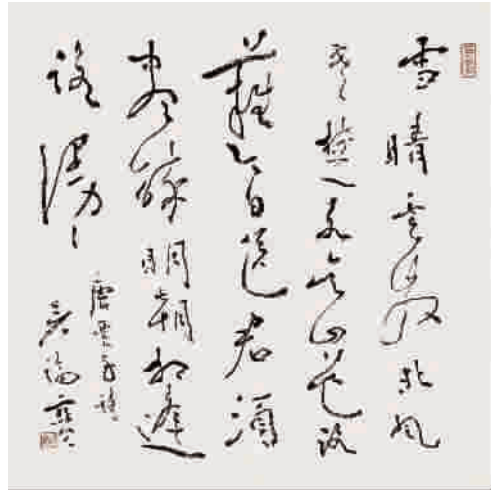
上午十时光景，市场内的摊位大多已开门，摊主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市场范围很大，辐射到周边好几条马路，经营着各种生活必需品、电子产品、服装鞋帽等，商品大小大小，琳琅满目，小到一块抹布、大到一台冰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和友人在市场内闲逛，兜兜转转，见摊位主人笑脸相迎，见层层商品赏心悦目，与其说是漫无目的，不如说是心怀目的。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开放和猎寻。开放身心，猎寻快乐。若问，在一个旧城市场如何开放，又如何猎寻？身心和快乐要怎么找？

身心开放使人快乐的方式很多。有的人，在久坐办公室工作之余，选择离开城市，实现一次山水历史中的快乐游走；有的人，在白天长期奔走疲劳之后，选择夜的酒吧休憩而快乐消磨。可我说，快乐是在想象着约会情景的前夜；快乐是在盼望着太阳露出笑脸的清晨；快乐是相遇的人相见时的嘘寒问暖；快乐是拥有开放的身心实现猎寻的目的。

在自由市场，寻找旧时光，寻找到熟悉的摊位主人寒暄，猎寻心仪的物品，发现一张最爱的旧影碟，买到一双最合适的鞋子，再讨价还价，买单取货，甚至不买任何物品，摊主一再盛情邀约吃饭，也心满意足。这样的开放，这样的猎寻，是多么简单的快乐啊！世界之大，随处可以安放身心，世界之小，处处可以拥有快乐。只要你留意，快乐就会召唤你；只要你寻觅，身心就会无比放松。

午后离开，太阳斜淡，快乐分明写在脸上，唱在心上。一路欢歌和乐趣，回荡百千。因身心放飞而猎寻到快乐，因快乐而有了灵感。作家朋友说“这灵感的突现，更是一种创作你独有的快乐！”猎寻的心曲如愿以偿地转化成优美的文字就是至高的快乐，这快乐保留在铅字的悦动中。



书法

吴福宝

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示范导向。可见，建坊表彰起到一种示范教育作用，让个人、族群乃至整个乡里感到光荣和自豪。

对于牌坊来说，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产

物，既有它负面影响一面，也有它良好的道德风尚一面。其中宣传对封建君主的愚忠，特别是“男尊女卑”思想对妇女的歧视摧残，应批判和摒弃。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观念的态度是“扬弃”，去其糟粕的同时，也应取其精华，比如“孝亲”、“重义”的观念，其合理内核当今社会仍值得倡导。另外，其艺术的成就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保留它，也是无可非议的。

愿人们从这牌坊中感悟公序良俗的社会风尚和培育崇德行善的行为能得到有益启示。保护好、管理好、研究和利用好这一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并期待着这一优秀历史建筑得以保护性开发利用，重新焕发生机。

走出牌坊，回首望去，牌坊傲然挺立，巍峨壮观，与沿街一片风姿绰约的老街建筑融为一体，相映生辉。不由顿生历史感慨，让人浮想联翩，仿佛穿越时空，又到远古之地，高氏贞节牌坊在无言地叙说着历史的沧桑和那意味深长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2010年，我研究生毕业，正式到《上海文学》上班。全国各地作者的稿子，会源源不断出现在我的邮箱中。现在信息交流便捷，要想找到一个编辑的邮箱，实在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无论作者有名没名，年长年轻，他们的稿子我都会看，也都会一一回复。但作为编辑，单是这样，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和名家约稿。但和名家约稿的人肯定多，所以，和他们约稿吧，有时候是带着有枣没枣打一杆的心态的。

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和王智量老师认识的。智量老师就在我身边——我曾经在师大一村租住过五六年，智量老师也住在一村，我们相距不过几十米。我时常熬夜写作，或者熬夜无所事事。智量老师说，

可不能乱熬夜，年纪轻轻把身体搞坏了。那之后，他便每天早上六点半来喊我起床，我打开门后，他坐在屋里，等着我洗漱完毕，和他一起下楼，到华师大校园里散步。那时候，王老师还不到九十岁，两个“八零后”于南地北地聊。如今，聊过些什么，大多忘却了。聊得多了，我和王老师说，这些事都可以写下来啊，几经督促，王老师总算写了一些，也把之前写了但没修订的文章做了一些修订后交给我，包括《几位俄国作家和我的前半生》等。从文章里，我看到了一位前辈知识分子苦难人生，和他始终未曾改变的内心……我和智量老师走遍了丽娃河畔的大路小路，回到屋里，我往往倒头又睡上一觉。可惜啊，智量老师

并没能改变我熬夜的习惯。

当然不可能所有作家都住附近。

和王蒙老师约稿，起始于2013年，我到青岛和他一起参加活动。在中国海洋大学的作家楼里，我一进门就看到，

前辈的身影

甫跃辉

坐我对面的正是王老师。王老师看起来挺严肃的，我也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他谈约稿的事儿。但这事儿必须得做，因为我包里有赵丽宏老师写给他的亲笔约稿信呢。后来，不记得是怎么把赵老师的信交给王老师的，我多少有些紧张，大概话也没说清楚。不想，到得晚

上，王老师交给我一封信，是他给赵老师的回复，还说，我记得给我们稿子的。那之后，王老师果然有不少稿件发来，在我们这儿开了专栏不说，还给我们好几个小说，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荒》，让我很惊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作家，竟然还如此有创作力。后来，微信流行起来了，我们加了微信，这才发现，王老师每天走路往往都近万步，而我经常每天只走几十步，真是让我这个年轻人自愧不如。

还有一位长辈，是我至今未曾谋面的，那便是宗璞老师。我在《收获》杂志实习时，校对过宗璞老师的《西征记》，里面有关于保山的细节，譬如惠通桥被炸断等历史，还有吃生猪肉等生活细节。想不

到来《上海文学》工作后，我和宗璞老师又联系上了。她发来的邮件内容总是很简短的一句话或两句话，短篇小说《琥珀手串》也很简单，但写得细密而从容。听说宗璞老师眼睛不好了，不知道这些邮件是不是她自己发的，但我总想象着，电脑那端，坐着的是一位和我的老家有关的值得尊敬的写作前辈。

三位前辈只是我联系的众多作者中的一小部分，却是我联系的作者中最为年长的。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位，都让我看到写作者对写作矢志不渝的心，也让我看到，写作是如何改变和支撑了一个人的一生。

作为一名编辑，会感念与每一位作家交往的点滴。

十日谈

文学的香火

责编：殷健灵